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六辑

滇铜密语

马玫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六辑

滇铜密语

马玫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铜密语 / 马玫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8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212-0221-2

I. ①滇…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2821 号

滇铜密语

作 者: 马 玫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兴红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14 千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21-2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马攻 回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第八期学员。出版散文集《静看流年》、长篇小说《幸福 没有末班车》。曾获《滇池》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邢 春 王 冰

编 委：胡 嘉 谭 杰 程远图

陈 帅 王锦方

目 录

第一章	滇铜上的红荷	1
第二章	燃情岁月春江水	41
第三章	动荡岁月	81
第四章	天空与自然的交谈	123
第五章	乘风破浪行沧海	159
第六章	别了，矿山	201



第一章 滇铜上的红荷

绿汁，这是一个遥远而又温情的恍若故乡的地名，千百年来，绿汁江水用翰墨书写着经年的历史，一代一代的铜矿人，自汉朝的史书中走来，在岁月的河堤之上留下一行行足印，那是他们对青春的书写，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历史的敬重。我的奶奶，那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孩金铃儿，当她离乡背井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十八岁。

那年，刚好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年。

金铃儿一路从成都辗转出发，在经过几天的长途火车之后，又在昆明找到了这支队伍，转乘一辆老解放汽车抵达易门。这支队伍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趁着别人陆续跳下车厢的时候，金铃儿站在货厢的高处看了看易门这个陌生的地方。黑夜里星星点点的几盏灯火现出了县城窄小而模糊的轮廓，一条短短的小街，街两边沿着山势建盖的房子低矮且平整，瓦檐翘向藏青色的夜空，又细又白的月亮就挂在檐角上，街头有青石铺垫过的井台，有女人就着街头暗淡的煤油灯在井边洗菜，盆里的水沿着街道流了过来，混乱的小街便在这份湿润里给金铃儿带来一份亲近。

“易门离绿汁就三四十里路了，我们先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娃娃们，明天还早起赶路呢，大家将就着休息早点儿。”讲话的男人五十岁左右，方脸阔唇上挂着小胡子，穿一身浅蓝色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两个肩膀缝了两块暗蓝色的补丁，看得出来蓝色的机织线沿着肩膀走了一圈又一圈，但

四个按包扣得整齐，显出了精气神，据说是矿区的领导。上车的时候，金铃儿听见有人叫他陈队长，金铃儿有些怯场，整整一天的时间，还没有和他说过话，那时候的她，还完全不知道如何和陌生人交流。

这时候，旁边的女孩拉了她一把：走吧，快下车。

金铃儿赶紧跟在队伍后面跳下车厢，她和这个女孩其实刚认识没几个小时，坐车的时候她坐在金铃儿身边，彼此笑了笑算是问候，相互询问了对方的姓名，只知道她叫罗惠，家在昆明。车子从昆明过来行驶了一百多公里路，整辆车上四十多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就是陈队长口里的娃娃们，基本上在昆明聚队时才第一次见面，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像约好了似的保持着沉默和无声。金铃儿大致数了数，男孩子居多，女孩也就她们五六个，像是有着某种内定的秩序在支配着他们的举动，上下车几乎是鱼贯而行，这种相似的惊人的沉默其实在某些方面，是否已经向身边的人宣告了这群年轻人对前途的茫然和内心的无助？

他们下榻的小旅店是一排整齐的平房，每间屋子有十余张床位，男孩女孩们在陈队长引领下分别入住了几个房间，旅店入住的还有一些外地的客人，幽黑的暗夜里会不时传出吵闹声还有孩子的哭声，只有这支队伍几乎是悄无声息地降落。穿着白布衬衫的金铃儿此时还没有完全从老校长的讲话里走出来：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建设新中国的重担将落在我们的肩上，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要到哪里去，不怕苦，不怕难，敢于牺牲，勇于挑战。金铃儿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有些神思恍惚，她咬了咬嘴唇，看着面前一排低矮的平房，没有时间多想，紧紧跟在罗惠身后走进另一个房间，简单地洗漱后就着罗惠的身边躺下。

这次看似极为普通的住宿，后来发生了两件小事令金铃儿一生不能忘记。

第一件事就是深夜的起夜，那天晚上，金铃儿上完厕所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第一次出远门的她，居然从来没有去看过房间号，更没有观察过自己住的房间有什么特点。因此，当她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就不知道该从哪道门进去了。现在，金铃儿站在黑夜里，面对着一排整齐的房间和屋子里不时传来的男人的呼噜声，不知道应

该怎么找到自己的床位，而走道的尽头，一个酒醉的男人躺在地上说着胡话，无疑，这个酒鬼的存在更增加了一个孤身少女内心的恐惧。

她站在那里迟疑了好久，最终，她想起了罗惠，那是她至今为止唯一记住的名字。金铃儿咽了咽喉咙间的口水，尽量调整自己的声调，对着空荡荡的走道唤了一声“罗惠”，她的声音在夜里微微发抖，怕自己的声音会吵醒旅店里的其他人，但又怕罗惠听不到，因此，她并不抱太大希望，她想，除非是心灵感应，否则，经过一天劳累，那个女孩不可能听到她的求助。走道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音，她等了一会儿，绝望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罗惠。”她对着空荡荡的走道又压低声音叫了一遍，此时，她的声音仿佛密集了许多细微的汗珠已经在开始微微颤抖，四周依旧寂静，就在她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房间的门口出现了罗惠瘦小的身影。

她悄无声息地走到金铃儿身边，牵起她的手向着房间走去，金铃儿紧咬着双唇，她其实很想对她说声谢谢，或是对不起，把你吵醒了，干脆再向她解释下刚才发生的荒唐事。但是罗惠没有问，也没有回答，金铃儿从她手心里传递过来的温暖知道，她已经明白了。

许多年后，我的奶奶金铃儿在向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那个叫罗惠的女孩黑夜里向我递过来的手湿润而温暖，我突然间对即将开始的生活就不再那么害怕了。从那时候起，我的奶奶就相信了这个世上有些人有些缘分冥冥之中是上苍的安排，人的一生中会遇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然后搭救你，陪伴你，温暖你，也许不知不觉就是一生。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次日的清晨，是同行的一个男孩在睡醒一觉之后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金铃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吃惊，昨天晚上当她终于回到自己床上以后怎么也不能入睡，许多奇怪的想法趁着夜的纷乱莫名其妙钻入她的脑海，她突然想到住这样的房间是否会睡错了床位，又会不会穿错了别人的鞋子，那么多的鞋子放在地上究竟谁是它的主人，然后，她就想到了白天车上的那双解放鞋。

金铃儿脚上的布鞋已经穿了整两年了，那是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鞋

底和鞋帮都磨起了一层毛边，鞋子上的布盘扣用线缠了又缠，但即使是这样一双久经沙场的布鞋，在整辆车上看上去已经算养眼的，有的鞋子已经严重开了口子，有的鞋子脚指头尴尬地钻到了外面，同行的伙伴中居然还有草鞋，但就在今天的车上，金铃儿却看到了一双七成新的解放鞋，草绿色的鞋面和胶底告诉金铃儿，这一定是一双军用鞋。于是，她在心里顺带记住了这双鞋的男主人，那个戴着眼镜、脸色有些苍白的男孩。

男孩是在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他赤着脚跑遍了每一个房间寻找，心存侥幸地希望是别人穿错了他的鞋子，那样他可以礼貌地向对方讨回，等找完所有房间以后才知道，鞋子并不是穿错，而是一次有预谋的偷窃。

金铃儿路过的时候听到他正在和店主争论，从他干涩的嘴唇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焦急，但他口吃的程度又分明暗示他基本上已经无奈地对这件事妥协。他和店主商量，希望旅店可以赔给他一双鞋，即使不是先前的那双，至少可以应付今天的行程。

店主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黑瘦的女人说话时故意把声音拖得又尖又长，额上的抬头纹跟着上下跳动，她对着那个文弱书生大叫：早说过私人物品自己保管好，保管好，你哪只手把你鞋子交给我了，再说，我总不能等你们一住下，把鞋子全收回我保管室锁起来吧。文弱书生没话了，脸憋得通红，大口地喘着粗气，赤着脚跟着队伍走出旅店。

或许，店主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找了一双黑色布鞋追上来给他穿上，嘴里一边嘀咕：去年一老头来住店，睡一觉等天亮死床上去了，还得我请人给他收尸，白忙活了一整天，啥都没有，就从他脚上扒得这双鞋，现在，又贴给你了，我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后来，金铃儿才知道文弱书生的名字叫秦儒文。我的奶奶金铃儿和我讲这事的时候，还说到这件趣事导致的最终后果是：这个叫秦儒文的男孩，在后来十多年的生活里，每次出门住旅店都要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装进背包里，再垫在枕头下。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我使劲地笑，我原本单纯地以为一个把鞋子当枕头的男人其实应该是一个讽刺或幽默，奶奶却摸了摸我的头对我说：你们这代人是不会理解的，我们那代人出不起任何的差

错，胆子都是被吓小的，别说是一双鞋子，或许是一个针头、一枚图钉，也可能是一幅画报都可以要了人的命。

我当时真的以为奶奶只是在讲一个过分夸张的故事，直到后来才明白，带着喜剧性的历史往往创造着更离奇的事态，当然，这些是我在奶奶之后几十年的记忆经历中慢慢切身体会到的。

二

大家列队之后，陈队长通知由于路况不好的原因，今天需要步行四十里地才能抵达目的地，他说，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队里特意派了两个人下来给女娃们背行李，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往返，对这条路熟悉，大家尽管跟着他们走。两个年轻人看上去年龄和金铃儿这帮孩子差不多大，一个长得圆乎乎的男孩走过来，接过了金铃儿和罗惠背上的行李，装进背上的大箩筐。

大家从一个叫做大龙口的地方开始出发，这里密林蓊郁，枝叶层叠，从苍天古木间可以看到有百年庙宇隐现山崖上，气势蔚为壮观。有一古泉自山脚洞口汨汨而出，洞口约三四米宽，光斑落在水底石子上，随着波浪晃动，如碎银洒落其间，泉水清澈可见水底修长的青苔如绿云滚滚，又如水袖长舞，一伙年轻人围上去捧一口泉水喝进嘴里，顿觉甘甜无比，清凉透心。

沿山路再往里走，盘山小路时缓时急，林中鸟鸣清幽，路两边枝叶茂密，其中，以松树较多，松果饱满而硕大，只是由于季节的原因，大家没能尝上松果的香甜，但是也不遗憾，路边时常可以看到野果，好多年轻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野果，都不敢随便采食。陈队长爽快地一声大笑，并主动给大家介绍。听见能食用，气氛逐渐轻松活跃起来。

先是随处可见的火把果，这种灌木植物枝身有圆刺，枝上不见叶子只见红果，果粒有黄豆大小，果实红艳夺目，分外惹眼。味道如苹果甘甜微酸，金铃儿和罗惠站在一棵树下，只吃了一捧便有七分饱足之感。陈队长便给大家介绍，这果子还有一个名字叫救军粮，传说当年吴三桂率兵经

过此地，军队由于断粮多日，士兵们极度困乏，于是，有士兵发现这种果子不仅味道甘美，而且生津止渴，士兵们便采此野果充饥，渡过难关，因此，这果子又多了一个名字叫“救军粮”。

几十个年轻人听得入迷，陈队长见大家来了兴致，一路上又给大家介绍了多种野生果子，像黑石子、酸多依、棠梨儿、橄榄、糯米果等。大家好奇地默念着这些果子的名字，单是这样念一念也觉得味蕾顿开，随着视野的逐渐开阔，漫长的行程不再那么枯燥，年轻的脸上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笑容。如果说刚来的时候，几十个年轻人对于这片陌生的大山还有几分恐惧的话，此时，当他们的双足真正踏上这片大地，并且整个人的身心都亲密地沉浸在这茫茫林海中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片土地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认可和默许。

中午的时候，大家到达一个叫永军哨的地方休息，在一个农民家吃了午饭。用玉米粒和少量的米饭混合在一起蒸出来的苞谷饭，色泽金黄，相比较来说，晒干的玉米碾碎后再食用口感多少有些粗糙，但因为经过长途劳累，只要有充饥的食物就已经很满足了，有的男青年一连吃了三大海碗还余兴未尽。

这时候，金铃儿和罗惠认识了另外一个叫刘小玉的姑娘，刘小玉长得略胖，细长的眼睛上挑着两道粗眉毛，正好衬出了她的俊俏气，两个袖子高高挽起，露出雪白玉润的手臂，据说她的父亲是一名很有威望的老军人，有远见卓识，就连刘小玉的笑声里也渗透了老军人的开朗豁达。后来在聊天的过程中，刘小玉自己也承认了她父亲看重绿汁这块宝地，产铜的地方定将是产生财富的地方，因此，将宝贝女儿送到这片财富之地，也是为她的后半生做好了深谋远虑的打算。

吃过饭后继续赶路，顶头烈日蒸得人浑身冒汗，两眼冒金星，金铃儿和罗惠年龄最小，身子也较弱，渐渐落在了队伍后面，团子用背篓背着她们俩的行李，不远不近跟在两人身后，既是做伴也是保护，每次两个女孩刚想坐下来休息，团子便赶紧扔下筐，揪两把松针给她们垫在地上，两个女学生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反而有些不好意思，摆着手说不用，团子总客气地说：你们都是文化人，怕水土不服，着了地上的湿气会生病。话虽

然不多，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但金铃儿和罗惠都是明白人，从几句简单的话里，深深感觉到了团子待人的热情和真诚。

渐渐熟识了，休息的时候罗惠和团子攀谈起来，才知道他是绿汁当地农民，年龄比罗惠还小了两岁，之后便把罗惠等人称为哥或姐，一句赶一句喊得亲热，听上去更是亲近了几分。团子虽然没什么文化，话说得不多，却是乖巧懂事，没有生分之感。他说，他刚刚进入矿区做杂工才两个月，因为没什么文化，就在矿区做些体力活儿。从他的言谈里可以听出，他很满意在矿区的工作和生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地农民对于能进入矿区工作感到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慢下来的还有秦儒文，由于脚上的鞋子偏大了好多，他只能当拖鞋穿，又由于山路颠簸，走起路来显得格外吃力，从大队伍落下来。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都是家庭比较困难，又担心路途遥远磨坏了鞋子，便把布鞋收进了背包，换上了早上在街上刚买的草鞋。几个人结成了一支小队伍。陈队长见他们几个落在了后面，主动退回来压了阵脚。

秦儒文边走边观察周围的地形特征，进入这片山林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和陈队长最聊得来。不知不觉两人聊到了绿汁的铜历史，秦儒文更是头头是道。看得出在来之前他已经将绿汁的铜历史仔细研究了一番，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提的问题针对性也较强，因此，虽然第一次来，但已经对这段路非常熟悉，就连陈队长都自叹不如，不得不佩服他的博学多才，对这个年轻人偏爱有加。

这时候，罗惠惊喜地贴近金铃儿耳朵小声说：我想起来了，怪不得名字那么耳熟。

谁呀？金铃儿问。

我们学校离他们学校不远，以前读书的时候早就听说冶金学校有个才子叫秦儒文，人长得英俊，而且才华了得，没想到这次遇上了。罗惠开心地解释，虽然也是第一次见面，却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

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彼此已经放得开，加上又都是年轻人，很快融在一起，金铃儿听后，便嬉笑着逗罗惠：别说是遇上，这往后大家在一起工作，天天朝夕相处，指不定还可以和他发展成一家人呢。这话一旦

说出来，就像是说破了少女的心思，罗惠呵呵笑着，调皮地用手掌作势要打金玲儿，一只手抬了半天又放了回去，只嬉笑着回敬道：我看啊，他只对你感兴趣，眼睛从一上路就没离开过你。这话刚落，只见金玲儿脸上，一朵红霞飞过。

大家都在兴头上，就要求秦儒文好好讲一讲绿汁镇的铜历史。秦儒文指着脚下的路给大家介绍：或许你们只知道中国的茶马古道，但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是，现在大家脚下踩着的，正是中国有名的铜马古道。于是，他娓娓讲道：绿汁镇的铜矿早在汉朝就被发现，元、明时期，绿汁的香树坡已经开始上演着“一火成铜”的传奇，云南所产的黄铜，是国家铸币的主要来源，每年给国家上交的数字就在 600 万斤。

600 万斤？大家不约而同在齿缝间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真是大得完全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形成概念。

罗惠不禁问道：那么大的数字，若是请曹冲来称，指不定要拉多少头大象呢。话音未落，引来一串清脆的笑声。

他接着说：那个时候，数以万计的铜沿着绿汁江随波而下，在香树坡渡口登岸，被装上马背，其中，有一条就通过我们脚下现在走的这条路，到达安宁、昆明，再转运到宜宾，通过长江、大运河等水路，千里迢迢被转运至京城，专供铸币。在乾隆年间滇铜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既供“京运”又兼供“采买”和“省局”，这种令人羡慕的销路，说明了香树坡铜厂的规模之大、产量之高、品质之好经过了历史见证，是值得我们向往和期待的。

秦儒文的一席话分量十足，说得几个年轻人热血沸腾，未来瞬时像一幅展开的锦绣闪着金色的铜光。或许是由于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过于激动，他神采奕奕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停在了远处的金玲儿脸上。其实，在刚才和陈队长的聊天中他已经大致听说了这个女孩的情况。她来自成都某工程学院，虽然学的是桥梁和公路建设，但小姑娘对于地质研究和结构力学有着相当深的功底，在此行的人当中，算得上是文凭较高的女学生。而一路走来最令他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个女孩的安静，她总是很小心很认真地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小心地把握着自己的举止和言行，小心地说话和保

持沉默，而正是这种安静比任何更强大的声音都具有吸引力，让秦儒文踏着那双巨大的布拖鞋每走一步路，或是每说一句话的时候，目光会穿过丛林的遮掩情不自禁去寻找那双眼睛。

此时，秦儒文的目光就落在那张脸上，那是一张细瘦的瓜子脸，由于缺乏营养使这张有些近似于苍白的脸显出了几分病态之美，而这种苍白正好使她的被风弄乱的乌黑长发显出了千丝万缕的柔情，两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垂到胸前，辫子用绿毛线扎着，刚好和白衬衫相配，使她黑色的眼珠显得异常的乌黑和明亮，清澈的目光和阳光交汇在一起，看得出这个女孩尚未从刚才的故事中走出来，她的目光直视远方，是向往，是迷惑，是憧憬，是未来。

三

金铃儿和罗惠分在了一间宿舍，宿舍是一排新建成的红泥房子，一间屋子有两张床，屋内用石灰粉过，看上去比较干净整洁，像是新建设的，但从屋子的墙面和磨损的地方可以看出应该有人住过。床头上不知道谁用红粉笔端端正正写了“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还有娟秀细长的毛笔字，写了一行爱情的小诗，是戴望舒的《雨巷》。罗惠用她地道纯正的昆明话拖长音调念了其中几句：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徘徊。

念到这里，罗惠转过脸看着正在整理行李的金铃儿大声笑着说：我看这诗分明是秦儒文写给你的，说不定他早打听到了你睡这张床，就预先准备好了。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金铃儿脸上还是霎时飘过一朵红晕。两天下来，几十个年轻人都看得出秦儒文对金铃儿的好感显而易见，他的目光完全毫无顾忌地落在她的脸上，目光中分明有千言万语诉不尽的话想要对她说。

就在金铃儿几十个年轻人到达的第二天下午，矿区召开了动员大会，矿区的领导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道：自古以来，铜这种有色金属就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是财富的象征，随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还将会被更广泛地应用到各行各业，而现在，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艰难时期，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我们作为第一批来到这片土地的知识青年，就更应该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责任，把建设和开拓铜矿，续写绿汁镇的滇铜篇章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手脚、智慧和激情，将自己的小力量融汇到祖国大的力量中来，提升这块大地的品质，改写这片大地的历史，贡献我们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许多年后，当我的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奶奶金玲儿和我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依然可以清晰地重复出这段话中的字字句句，她描述着那一双双眼睛中看到的期待和向往时，目光中含着依旧滚烫的泪花，她如少女般羞涩地用手去挡着赤红的眼角，急急忙忙对我解释说：那段铿锵有力的讲话让多少年轻的生命看到了希望，每一个字落在我们心上都像刚刚熔化开的铜水，可以烙出印迹来。

这次会议后，大家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武志刚，武志刚是省地质局的测量技术人员，曾经参与过好几个重点矿区的地质勘查工作，工作成果优异，所以，这次绿汁镇的矿区重建，被安排到这里。由于有工作经验，加上年龄比这批学生要大些，做事较为稳重，很快和这群学生打成了一片。会议结束，几十个人被分到不同的小分队，罗惠、秦儒文等被分到了地质队，队长自然是武志刚，还有刘小玉等其他几个女孩子则分在了机关工作，只有金玲儿由于学的是桥梁和公路设计，被抽调配合绿汁镇到易门县的公路建设。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在垂直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修建公路，几千人的施工队伍，完全没有机械设备，所有基建工程全靠人推马拉，完全靠人海战术的工地，几十米外可见黄灰飞舞，人头攒动，条件十分艰苦。虽然工作上分开了，但大家住的工区离得不远，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找机会聚一聚，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谊，才熬过了初到大山深处的寂寞。

没多长时间，秦儒文和金玲儿已经成了大家公认的一对儿，实际上，金玲儿心里都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恋爱这个词。在秦儒文这个大家公认的大才子眼里，一切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都顺理成章应该是他的，加上天生的